

孔原胞叔陈丙生身世新证

——孔原研究专题（八）

高洪年

（安源区教师进修学校，江西 萍乡 337000）

提 要：孔原胞叔陈丙生之论，是研究孔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前阶段性调查的突破性进展，是寻访到丙生所遗两孤女的后人，访见到两孤女夫家族谱牒所载丙生之名。近期调查新证据是又获孔原本宗1939编陈氏联修谱，与1944版比较，1944版谱新增孔原生母龚氏、继母姚氏、弟铁怀，孔原胞叔同寅（丙生）四人资讯，进一步揭示了丙生为孔原胞叔的血亲关系。

关键词：孔原胞叔；陈丙生；新证

中图分类号：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49（2014）01-0006-05

一、前阶段之陈丙生身世调查

孔原之研究，其胞叔陈丙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篇立足于陈丙生相关问题的讨论，兼及孔原相关问题之议，统合以往七篇专文，已凑成八篇之数，姑曰“孔原研究专题（八）”。虽为浅陋之言，但皆本于笔者脚踏实地的现场调查与信息采取，绝非拾人牙慧的攫取。故有不少材料或鲜为人知或首次披露。

陈丙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投身革命。一家五口（加上孔原继母姚氏、孔原、铁怀共八口），他与妻子甘氏、九岁幼子铁文三人一同殒身于1927年的大革命，仅遗五岁会贞与三岁仕贞两个孤女；其人其事却为中国近现代史所湮失，类似情况在全国并非孤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不苛求人们对此有追探，或议或不议两可，而其遗憾还是难免的。不过，其人其事在陈丙生的出生成长地、从事革命活动地和牺牲地之萍乡，却为本邑的地方文化史所湮失，当是不该发生的。直到2010年秋，萍乡党政、地方文化学术界共同举办的“孔原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萍乡名人文化研究会推出的《孔原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专刊》，有彭若平所撰《浩气长存安

源山麓》（简称《浩》）一文，首次披露陈丙生的身世，尤其是陈丙生与孔原一同劬力于革命的特殊关系，占相当篇幅，陈丙生其人其事始为人知。笔者有幸履该纪念专刊责任编辑一职，且总揽专刊的文稿征集、整理、汇编、审订、核查，文献检索、档案稽考等一系列编务工作，自然成为首位审读《浩》文者，阅毕，殊感震诧，掩卷深思，几不能寐。我没有止于其震诧，在时间紧张、经费无着落、资讯奇缺等诸多困难并存的情况下，着手系列调查；历尽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之同时，亦屡获有如神助机遇，至2012年秋，阶段性调查终有突破性进展。至为重要的是访见到关键人物和关键文献。

访见至关重要的关键人物。一为安源区五陂镇五陂村收养孤女会贞的文新扬之85岁儿媳姚志芬老人，一为芦溪县南坑镇七宝村收养孤女仕贞之王连花的87岁儿媳郭秀民老人（二位女士之夫已故），进而递访到嫁往五陂镇牛氏塘会贞之夫彭为青的儿子彭若平等、嫁到南坑镇金钩湾村仕贞之夫贺星来之子贺连元等。这样，陈丙生有关真实情况的采取，就直接采自陈丙生的直系血亲和陈丙生两个孤女的直接收养人的后裔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收稿日期：2013-11-17

作者简介：高洪年（1950-），男，江西萍乡人，中教高级，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

访见至关重要的关键性文献，即孔原本宗的陈氏家族谱牒。孔原所属陈氏族谱毁于“文化大革命”，加上有限知情老人早已不在人世，以至衍生出孔原籍属白竺陈氏、大安里陈氏、丹江陈氏、小桥下（麻山）陈氏、五陂下杨家山陈氏、长潭陈氏等多种谬传。纠其谬传的转折是访见孔原本宗陈昌元所收其祖父陈映斌手抄谱幸存残页所载，其基祖由湖南浏阳沿溪镇甸佳塘村于清乾隆间徙萍而来。循此信息，笔者即赴浏阳甸佳塘寻访其所属陈氏，顺利得睹陈氏 1994 年联修新谱，是谱有孔原兄弟及同辈之人齿录、孔原祖辈及祖辈以上诸先祖齿录，唯缺孔原父亲包生和胞叔陈丙生的资料；后又再度赴浏阳访得其陈氏 1944 年编陈氏谱，载有孔原父亲陈包生（谱上只书为“同申”派（字）先申，无包生、宝华名号），缺丙生名号。即时还回萍访见会贞夫家彭氏谱和仕贞夫家的贺氏谱，彭氏谱和贺氏谱各载有陈丙生及二女会贞、仕贞之名字。仅从谱牒资料看，彭氏谱和贺氏谱皆因会贞与仕贞的婚嫁而各载丙生之名。孔原本宗的陈氏谱 1944 版有陈包生之名缺陈丙生之名，陈氏谱 1994 版上陈包生与陈丙生兄弟俩之名皆缺，有些不合常理，其不合常理之现实存在当

另有内情。

二、陈丙生身世新证

（一）近访见陈氏家族谱得新证

陈氏家族谱的新材料是笔者近期再度访浏阳甸佳塘陈氏所见。又一次访甸佳塘陈氏是鉴于前已访见陈氏 1994 版谱《陈氏联修宗谱》卷九上《日新公支下仁立公房世系》第一页所刊《仁立公由来史》：“我祖仁立公，妣邱恭大……迄今三百有年。在清道光己丑曾初修会谱，光绪丙子续修，逮民国甲子三修又曾参与浏阳耀祖宗祠三次修宗谱。我祖系旺公，二十七世日新公一派相承，其他辗转各处”，此联修谱文字显示：其会谱初修为道光己丑——1829 年，续修于光绪丙子——1876 年，三修于民国甲子年——1924 年。笔者又访陈氏，是为寻访 1924 年版谱而去的。

承浏阳甸佳塘陈常梅等热心人士鼎力相助，1924 年版谱虽未见却访得 1939 年彼处陈氏联修谱。这样，已见到陈常梅等人手中的民国年间陈氏谱有两套：1939 年版谱和前述 1944（民国甲申）谱，分别简称“39 年版谱”与“44 年版谱”。业经比勘，又有新发现，为证明之需，兹将两谱复印件引录如次：

39 年版谱

同芳	同文	同发	同星	同泰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44 年版谱

同文	同申	同芳	同寅	同星	同泰
光緒十七年戊辰二月初一日丑時生	光緒十七年戊辰二月初一日丑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七年戊辰二月初一日丑時生	光緒十七年戊辰二月初一日丑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正月三日寅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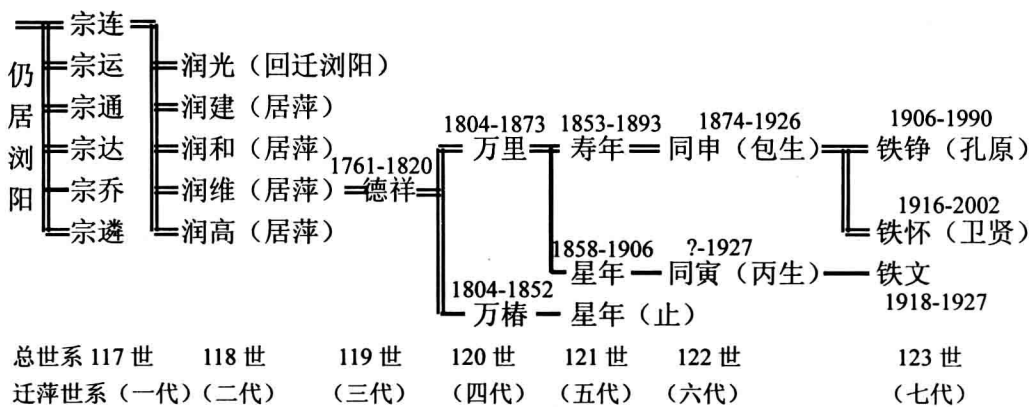
39 版谱与 44 版谱皆为木活字刻版竖排，同为第五三页至第五四页两个复页（上下页）页码。其中 39 版谱的“五三页”误刻为“五四页”，“四”字下用红字“三”钤印以改之，复印件“三”稍暗且为黑色。堂号皆“耀祖祠”，谱卷同为《陈氏宗谱》卷十一，房分同为“日新公支下俊儒公房”，中间两条竖线由笔者所加，以利比照。

两谱其不同的关键处是有关孔原家族谱所列谱主差异大，39 版谱主“同发”与“贾氏”之间仅列“同文、同芳”并列的两位谱主，44 版谱主“同发”与“贾氏”之间有“同文、同申、龚氏、姚氏、同寅、同芳”六位并列谱主；增列孔原父亲“同申”（包生）并生母“龚氏”与继母“姚氏”之外，还有并列的“同寅”，共四位谱主皆居中间，前边是“同文”，后边是“同芳”。且“同文”“同发”之前诸位谱主（往右数）的名讳与次序完全相同；“同芳、贾氏”

之后诸位谱主（往左数）的名讳、次序完全相同，仅中间谱主，39 版是二位，44 版是六位（见中间所划两条竖线间谱主）。

44 版所增谱主前三位恰为孔原父母，后一位“同寅”并列于左，当是“丙生”。前刊拙文曾拟“同寅”即“丙生”（参见拙文）《孔原胞叔陈丙生若干史实考订》《萍乡党校》2011 年第 4 期及《孔原胞叔陈丙生》《萍乡高等专科学校 2011 年第 5 期等》，由于可比较资料不足，其拟定尚欠力度。有 39 版谱与 44 版谱（两谱只相距 5 年）比较，拟“同寅”为丙生力度大增。细心读者会发现：同申（包生）为“寿年”之子，“同寅”（丙生）为“星年”之子，“同申”与“同寅”为同胞兄弟难成立，这是本文着力阐清之处，故有必要回溯孔原父辈以上诸先祖生卒婚配子嗣等情况，同时还可纠正旧谱某些错误。

孔原本宗迁萍基祖宗连公世系表



上世系表显示，万里与万椿系双胞胎，查 44 版谱第三十二页，两兄弟同生于清嘉庆甲子（1804）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日申时，万里为兄当生于申时前，万椿为弟生于申时尾。世系表（谱上）有两个“星年”，实只有一个“星年”，即万椿无子嗣，即万里之子“星年”过继万椿以续香火。道理很简单，德祥为寿年与星年祖父，同一祖父名下不会有二个星年同名，这是常理。44 版谱上万椿虽有星年

为继，却无子嗣，故笔者在星年后加“止”字。则世系中的星年有子为“同寅”，应当不是星年所生，同寅为何要置于星年所生之子位置上，这应当是万里考虑星年无后，将同寅过继于星年。同寅当是万里长子寿年的次子。上述世系中，用双线的表示有子嗣，无子嗣的用单线连接。依此有子嗣的孔原本支世系可表达为：



从世系表有子嗣的传承看，润维—德祥—万里—寿年，四代皆单传（丙生之子铁文因遇害而止），至同申世始摆脱单传之虞。藉此，必须强调的是，39版、44版、94版陈氏谱皆无丙生之名，同寅之名仅见于44版谱，丙生之名是笔者拟加的。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彭若平《浩》文的信息提供，他外祖父仅有包生、丙生兄弟俩，绝不至于记错。通过39版谱与44版谱比较，39版谱所缺“同申、龚氏、姚氏、同寅”有序排列四人，正好是一家人；44版谱补编的有序排列之四人正好是这一家四人。从调查知，44版谱仅仅因为增加此四人而编修其谱，只编就这一册《陈氏宗谱》卷十一，其余各卷册并未编修。这种编修谱之做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只编一册其余各册未动；二、此册距前修仅隔五年。这种做法，就笔者已调查家族谱的情况而言，还是头一回遇见，其内情有待一探。

其次，44版谱所补“同申（包生）、龚氏、姚氏、同寅（丙生）”加上他们子辈，铁铮（孔原）、铁怀（卫贤）、铁文，查遍孔原本宗陈氏谱，仅他们的家人用“生”字和“铁”字，其独立用“字”可佐证其至亲的血缘关系。

其次，丙生长女会贞夫家彭氏谱和次女仕贞夫家贺氏谱皆载有“丙生”之名，即彭贺两谱都明白白记载会贞和仕贞为丙生之女，不载会贞、仕贞为同寅之女是由旧时礼制通则所定，旧时称他人名字于书面语，必依古制，古人的名与字，名有前，字在后（字后有号），如诸葛（姓）亮（名）、字孔明；称他人通常只称“字”，不能称“名”。如径称其“名”，是犯“直呼其名”失礼之忌讳的。如非称人之名不可时，则在“名”前加“讳”加“君”等，以示委婉之敬。如晚清文宗陈三立给友人撰墓志铭：《萍乡彭友兰先生墓志铭》：“君讳福焘，字友兰，萍乡人也。曾祖讳涵冲，妣氏欧阳。祖讳树典，妣氏姚，旌表节孝，考讳学融……”见高洪年撰《陈三立佚文见萍乡谱牒》（中华书局编《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第146页）友兰名“福焘”、曾祖名“涵冲”，祖名“树典”，考（父）名“学融”，他们之“名”前皆加“讳”。孔原姑母连秀嫁芦溪县南坑童氏，连秀为寿年（世桂）之女，寿年是“名”，“世桂”是“字”；童氏谱上只称连秀为世桂之女，不称连秀为寿年之女以避讳，即是礼貌用语。家谱上的“名”在前用大号字（可称谱主），其“字”用小号，且列

在基本情况栏内。

其次，孔原自撰信函的直接文字见证，在已见孔原所撰文字里，尚未见他对自家人的名字及生卒婚育等入谱基本情况介绍，孔原1928年元月23日至中共中央一信却谈到了陈丙生一家三口遭难一事。引信中有关重要内容：“近接萍乡友人来函，内有云：‘此间大概难了者，欠款一项耳，但不似以前之紧相逼也。’观此可知此事在萍乡，尚成一个问题。我个人被诬毁，我家庭被摧残，这是革命者被人进攻的普遍现象，固不足介意。但无论如何，总要将此事找出个着落。”此信是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黄洋等同志2009年5月在湖北省档案馆查见的。孔原询信中共中央是他1927年5月受党组织委派携四千银元去湖北购枪未果，部分购枪款存湖北省委却要不回，才致信党中央协助追回购枪款。信中“我家庭”当指“我家人”，“被摧残”即为“被害”，亦即1927年发生在萍乡的“六·五”反革命事件，共产党员等革命者遭大规模镇压和屠杀，陈丙生一家三口一同遇难于“六·五”事件（参见《浩》文及萍乡党史等），孔原家人（孔原父包生、生母龚氏已去世）继母姚氏，弟铁怀无事，会贞、仕贞已由地下党送往可靠人家收养（见后述）。则被害（摧残）的就只有丙生、甘氏及铁文三人了，否则，其他人都对不上号。信中孔原所写“我个人被诬毁，我家庭被摧残，这是革命者被人进攻的普遍现象。”其“革命者”理当指“丙生”是革命者（共产党人）。

（二）近期访知情者获新证。

近日笔者又访孔原本支迁萍乡始祖落籍地五陂镇大田院冲、牛氏塘、大石段、乌源冲等处，访见萧甲生、蓝介明、陈家瑞、陈家良（二陈为孔原本支陈氏的近支陈氏），李裕民等多位老人（均大于七十岁），他们中有人提供新情况有两条更重要。

第一、受访者称：会贞（嫁五陂下牛氏塘彭氏）系孔原妹妹。孔原父亲包生名下只有铁铮（孔原）和铁怀（卫贤）二个儿子，无女儿。所称孔原妹妹为会贞，实际上会贞系孔原之堂妹，亲妹，而非胞妹，亦即丙生之女也。则其“妹妹”系其堂妹与胞妹之混称。还有人称会贞为陈man仔之女，“man”即兄弟间排行在末尾（最小），相对于丙生之兄，当是包生才能对上号。

第二、丙生三口一同遇难后不久，丙生所遗两个孤女会贞与仕贞是由一位年青地下党员用一担箩筐挑着，送往由地下党组织选定的可靠人家收养，

并给收养人一定数量的银元作为阶段性生活费。同时还特别嘱托：会贞与仕贞姐妹俩不改他姓只姓陈，日后还会有专人来接姐妹俩。后不知何故，未见有人接姐妹俩。这一条资讯，足可证丙生是“革命者”身份。

新材料的呈现，虽仍未见到丙生本名，但并不能动摇丙生系孔原胞叔的地位。94版谱上所载民国

甲子（1924年）曾纂陈氏三修谱，当时正处孙中山在世、国共合作热潮中，陈丙生本是学识满腹的知识分子（秀才），其谱纂编，丙生很可能是主要参编者，谱上自然少不了他自家人的名与字及其他基本情况。倘民国甲子陈氏三修谱尚存，能访到的话，包生与丙生兄弟俩并列于其谱，必将是赫然在目。

（责任校对：王中兰）

New Evidence of the Life Story of Kong Yuan's Uncle Chen Bingsheng

—A Monographic Study on Kong Yuan (八)

Gao Hongnian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of Anyuan District,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Kong Yuan's uncle Chen Bingshe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tudy of Kong Yuan. There was a breakthrough in the previous investigation. The descendants of Bingshen's two orphan daughters were found and interviewe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Bingsheng's name is in his son-in-law's family genealogy. New evidence was found with the 1939 version of Kong Yuan's original family genealogy obtained recently. Compared with the 1939 version, the 1944 version has got the information of Kong Yuan's mother Chen, stepmother Yao and uncle Tongyin (Bingsheng) added, which further reveals that Bingsheng is the uncle of Kong Yuan, a blood relative.

Key Words: Kong Yuan's uncle; Chen Bingsheng; new evidence